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論二十五

管仲論　宋蘇軾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

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惟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繁且曲也令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歴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

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

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為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疏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葢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

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威公南伐
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
槩見者何哉葢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
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
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
百人為行百行為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
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
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

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孫武論　蘇軾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閒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閒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

君不御者勝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强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强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

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魏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畧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

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澭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

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民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忘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大臣論上 蘇軾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

天下安之令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令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

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瘻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

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

大臣論下

蘇軾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

為兵者圖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令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

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寛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逼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

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然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

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與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

踈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踈者易間而親者難暌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儌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葢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

不懲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歴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公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而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況才智之士鋭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

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
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絶學亦足以為唐名
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為范宣
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
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
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
以為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
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

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

不旋踵讎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讀歐陽子之説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思治論 蘇軾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厭三則去之矣令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

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茍立而成矣令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宫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壊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狄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

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彊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彊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彊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

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為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

制宮室之大小旣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旣成而不失常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

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令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䂓模不先定也用舍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

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强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為政而至於霸其所設施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為未可及其以為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

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彊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

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葢世有好劒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劒天下莫敵也劒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

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攖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説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跡以為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為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跡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

為旣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令吾以自有之天下而
行吾所得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
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
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
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與非不知收意者汗
漫而無所收與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
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
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

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

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為衆於天下為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

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邮矣故為之説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専達之以彊茍知此三者非獨為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十六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論二十六

北狄論 宋蘇轍

北狄之民其性不與華同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力勝

人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益無以異於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氊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絶漠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

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北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没世不復揺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

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令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

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益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北塞之人交懽納幣以為兄弟之國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其豪橫之勢耳愚以為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敵人之妄求以為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

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戎論　蘇轍

邊塞之俗畏服强大而輕中國彼强則臣此此强則臣彼彼此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彼此皆强而後侵掠之患不至於中國葢一强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强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强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

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者冐頓
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强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
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
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他國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强
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托於
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强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
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
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

之人皆以為北方有强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方之大國則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邊外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强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邊塞之俗不喜自相攻鬬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為不然夫邊寇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夫吾兵之不能

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設施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寇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為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懽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為所用此何其不識邊寇之情也

才論　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才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才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為吾之位可以去辱絶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才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禄富貴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吾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

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為天下實無才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才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才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才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契之智且不能

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絶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别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為無

才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
南越之修簳鏃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
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悍無不立穿而
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
朴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挺是知雖得天下之瓌材桀智
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
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
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

所知以効小事况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葢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才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才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才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才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况教育成就人才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葢嘗患無才吾聞之六國

合從而辯說之才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鬭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才可用者吾不信也

備亂論 鄭獬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侯相禽獵剖而為六國卒併於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為之備諸侯一剗其根孽而郡縣之遂至

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蹤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為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侯諸侯王盤踞過强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窺其隙遂盜有漢璽及光武之再開闢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為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尊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虛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閹竪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卓天下

遂睽而為三魏氏以閹竪之亡漢也則又為之備閹竪痛埽刈之一歸其房闥之役閹竪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强臣之初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世而禪其國晉氏以强臣之亡魏也則又為之備强臣而培植其宗族雖愚兒懦子皆付以大國强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室之禍朝而為帝暮而為囚五胡乘之遂荒中國瀰漫横流以至於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為之大備焉及其末也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

更為帝夫歷世之亂考其所以備之者不為不至窒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葢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已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侯得天下而商周未嘗輒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踰秦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速弊者耶

通論　潘興嗣

昔者井法大壞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則藏

兵於民藏食於兵以全制勝坐而收功則謂之屯田者是也漢嘗以數萬之衆臨氐羌氐羌固小矣而議者謂費而勝之不若以全制也于是以萬人留田果無一矢一鏃之費而羌平矣曹操出于擾攘之際憂不先于天下而憂食不出于兵也于是大興屯田以示天下之形勢勢莫徹於羌事莫急於操時顧必先此者蓋不苟一切之便而以深久之利為慮也昔者兵賦之法大壞而天下之武備虛矣然而智者一出則兵有府府有帥帥

有統唐嘗以六十萬之衆田于近輔之郊當四方有事時長戈利戟奮然而直往及其無事則偃兵以就農故天下之言武備者必先府兵令以數十萬之衆宿於燕秦晉魏之地半天下之賦長轂巨軸逆險泝奔而上不足以給奉養重商賈之利出内帑之全不足以佐費用無事之時顧且如此一有事則重以四方之兵倍數而益之豈惟費廣而坐飼之驕不足以臨敵也亦嘗以二十萬之衆棄於好水之上隻輪奇馬無還者此養之無

制備之不素故也夫燕秦晉魏之郊地非不廣民非不悍勇田非盡闢也一旦索悍勇之民闢地而殖之胡為而不可耶擇天下之精兵置之近輔之部擬府而為之制亦胡為而不可耶不及十年粟必盈於塞下而黥墨之徒可坐而鑠也昆錯削七國而七國反主父偃建分封之法而諸侯不自知其弱然則屯田府兵之制行而天下之驕兵亦不自知其削矣何憚而不為也邊粟已實屯兵已殭中州之賦益寬則北狄不敢愛其黷羌人

不敢慢其禮此以全制勝之昔之驕令也悍勇昔之不足令也有餘不幸而有警内府出節外府出兵擁鉞而下臨燕而燕動臨秦而秦讋此所謂廟算也荆楚蜀越四分五裂之地天下用武之地也亦不可以不思及其有事而欲以巧勝之不亦拙且緩乎

論法上 張耒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然則天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

歟夫亦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法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為尚也為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獘夫舜之禮比於夏后

之時則畧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問其年則必壯者也深居與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並進而灸艾鍼砭遍膚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為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

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此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所不顧取辦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于啟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為之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

足故邪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知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知勝其下則下亦以知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毁銜竊轡(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墻則穿窬竊發盜終身而不為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知相勝而姦邪詭偽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仇故曰敗于啟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三

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周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奸心邪態靡不畢出其知備其質盡其惡甚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之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未瀆神

而爵賞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歟

盜賊論　秦觀

臣聞治平之世内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邊寇盜賊而已邊寇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内無足復慮為秦患者獨匈奴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

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邊寇之術異何則邊寇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槖駝轉輸不絶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

勿廹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薫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箠可以制其命邊寇者虎也

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戈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邊寇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絶之為難平而不絶其弊存亡不可不知也葢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刼而不失爵禄之榮由此言

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郤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廹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避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恩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恩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恩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

染污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污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取守論 陳師道

世之說曰文武異道取守異宜武夫策士可以進取儒者可與守成秦以用武而亡宋襄公以用儒而敗故漢取以詐力守以仁義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是不然

猶之於人也有喜則有怒可笑則可哭未有喜而不怒笑而不哭者也喜怒同出於人文武同之於道譬之人焉自本觀之手足耳目皆身也言動視聽皆用也自末觀之則手足異號耳目異使而世以為異者有見於末也古之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者亦以身故君子修身而天下平修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歸之林非慕鳥也淵非召魚也而魚鳥從之者悅其所也古之人行之者文王是也而於詩見之周南所以取也小雅所以守也

而孔子著之以為法也後之取天下者以兵兵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以力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屠矣故其語曰兎死犬烹鳥盡弓藏蓋其所取者乃所以殺其身也譬之於盜足以致財而不足以為王秦漢是也湯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豈為子孫計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霸迭興不得以

私也後之守者以子孫計其得之以争其守之也畏人之有争心也故秦隳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愚黔首以止争也漢高祖曰安得壯士守四方以禦争也此其所以興也私故也故世以為興者有見於後也儒者難與慮始可與守成叔孫通之言也通之佐漢而進羣盜壯士其學既不足於取而天下既定因時便事使為朝會祭祀弁服之制以為仁義守天下之具孟子曰禮節文儀者也禮以為節儀以為文夫朝會祭祀弁服之制是儀

也禮之文也豈仁義之實哉則通之學文不足於守也然而漢之所以持世而遺後者其蕭何之法乎通何與焉古之於仁義有四焉體之者道也無為而無不為舜禹是也為之者善也好仁而惡不仁湯武是也假之者為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霸是也修之者為道者也故曰回也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七十子是也漢之於仁義非善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明於已也有見於古而已其不迨於五霸者所謂政者未

盡善而所謂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之者而不至乎宋襄公有亡國殘民喪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為仁是不知務也譬之於盜寡取以為廉忘其財之盜也子魚曰愛其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此仁人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楊嗣復論　崔鶠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强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

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示内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為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

吐不虐幼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臨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勵廉

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所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善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為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晡則千百為羣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負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

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冀儌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此鄭覃陳夷行所以罷黜李德裕所以謫死窮荒逢吉宗閔楊嗣復輩所以卒乎翺翔而得計豈足怪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論二十七

議賞論　宋唐庚

刑賞為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夏書有之商書亦有之至周禮為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以為上意所嚮天下靡然而從惟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為人上

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𡚁啟伐國之舉盤庚涉河之役而重賞以募善痛劾以懼惡此駭民亂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揚子曰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覿而賞為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世

知覲刑之弊至於亡秦而不知秦俗之敗正由覲賞爾高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牼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為不可訓而況以利誘天下得乎漢道之雜葢始於此是術也施之衆庶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賞戮為言至告羣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者葢有恩禮存焉不止謂賞而已不言戮者謂士

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固有間矣世稱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虛語也武王周公豈至是哉使誠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何則貪夫狥利烈士狥名不察其所狥為何如而一切以利啗之豈其志哉是術也施之士大夫猶有理施之大臣則又過矣昔平原君用魏無忌兵解邯鄲之圍虞卿為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

王舉君相趙封君東城非以有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封是以親戚受城而以國人計功也而可乎世以龍為知言吾聞留侯晚節決策都關中出奇策取馬邑皆不復益封其所以自待者重矣而朝廷所以處之者亦復有體漢世君臣惟此為近古哉

刑法論 葉適

臣聞刑法所以待天下之有罪雖至親隆貴不得輒私

而雖至親隆貴不能無罪則刑法不得不用然臣以為人主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御其臣夫人主之所與共守其國家者自宰相以下至于一命之士皆必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其不能無犯法者不得居也當舜之時既放棄共鯀驩兜之徒其所與為臣工岳牧者皆忠肅和惠明允篤誠之士故其治化之成至于匹夫小民猶無犯法者而况其官師乎其後周文武最能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遇以信厚而折旋之以禮樂

故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夫聚賢材于朝而分之以百官之事祓服有雲龍藻火之章駕乘有和鸞旗旄之節以至奉牲幣執豆籩薦告宗廟類祀天神其盛若此而桎梏廢放黥劓殺戮之人安得參于其間揚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尊然則周文武之所以貴其士禮其臣者能使之無犯法而未嘗以刑法御之者也取不能無犯法之人而置諸位則不免于以法御

之有以刑法御其臣之心則方其唯諾殿上委任尊寵若將有腹心股肱之寄者俄而桎梏廢放黥劓殺戮無所寬貸而其臣亦不能自必也故輕為姦而多犯法嗚呼此非國家之利也漢高祖嘗裂數千里地使大功臣十數人南面而稱王既而禽滅葅醢至于宗族無有遺類其臣遂以禽獸自比故後世子孫習見前事不難于高爵重位以寵秩不肖之人而亦輕于以鈇鉞刀鋸加其身唐太宗嘗喜張蘊古所上大寶箴以為愛已一旦

以治獄疑似遽命斬之謂盧祖尚文武忠義使督交趾祖尚再三辭行亦誅死于朝堂而不以為怪其臣如王珪魏徵號為面折庭爭亦莫有以為非者然則當時以刑法御其下而快喜怒于殺戮雖高祖太宗之明不能免也噫以刑法御其下將以防姦臣而豈有意于輕殺人也哉自令孜之其姦臣未必得罪而延頸就戮前後相望者皆善人君子也夫不能以禮化姦臣之心而以刑濫忠臣之罰國家將何使焉適所以借姦臣而為之

資耳葢舜文王之意迄周衰而亡歷秦漢隋唐而不復興至于藝祖太宗而後盡去四世帝王苛刻猜忍之意一以寛大誠信進退禮節過其臣下受禪之始因其故相委任若舊六年而後罷太宗召拜近臣嘗命擇良日曰朕欲其保終吉也盧多遜事發當時以為所坐大逆法既具矣以其嘗典國事止命竄流葢漢之三公無以善去位者不自殺則受誅其輕甚者猶以醜辭策之而自真宗仁宗以來執政大臣之將去也必使之連䟽自

乞若將不得已而後從者又為之遷官加賜而付以重地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遷擢之以至于公卿神宗嘗疑其臣之罷惰而不任職者當汰而不忍始益宮觀之員廩之以粟而不責以事後遂為定法其後章惇弄權嘗欲興劉摯之獄以殺黨人而哲宗不從蔡京當國又欲殺天下士而徽宗不聽紹興初誤聽宰相誅諫官二人尋復自悔下詔責躬以謝天下故雖權臣用事二十年間予奪惟意而無

殺士大夫之禍夫進人以禮退人以義而不以刑法御其臣者無過于祖宗之世葢秦漢之風息滅不繼而舜文王之意復興天下之臣至有怯懦過當舉手畏法者矣未有强愎不遜傲法以自便者也若其逆亂反側起于父兄子弟之間者葢不復有也夫不以刑法御臣下而與臣下共守法此豈非祖宗爲國之本意而舜文王之俗然歟

兵論　葉適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晷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為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為唯兵之聽遂以劫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歷貞元之閒節度固已為士卒所立唐末猶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羣卒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為其憂在於藩鎮豈不踈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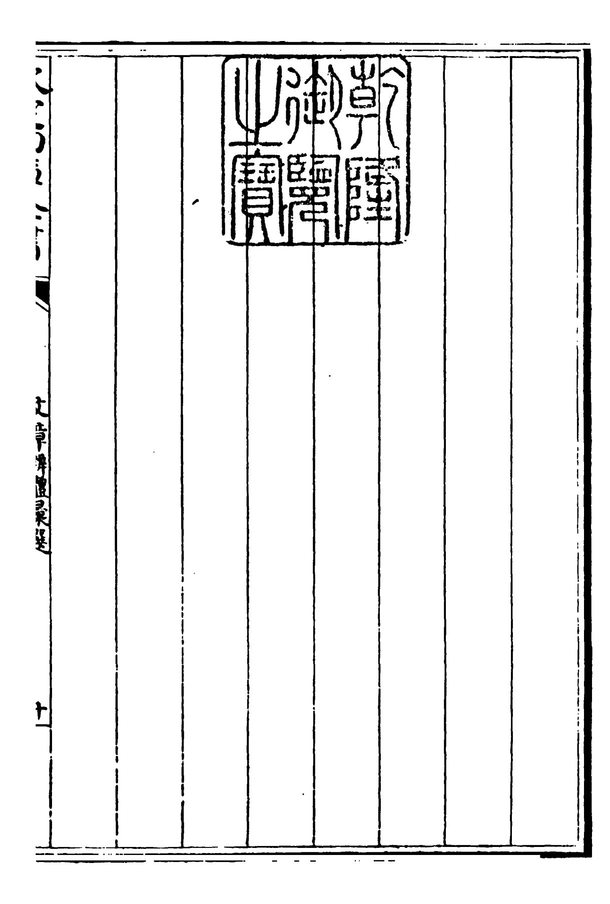
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内者太祖統御紀綱之力非恃兵以為固者也羣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為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為固則運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況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為固也决矣召募之日廣供

餽之日增益端拱淳熈以後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歴謀國日誤恃兵為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為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以為得計為之治文書聚財賦盡用衰世裒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為之俛首以事驕悍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欲為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敎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隂欲

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為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為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奸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録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為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内外俱耗本末並弱大觀正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亡故

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梗代為盜賊
斡里雅布始挾兵纔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
召白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
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
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
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
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
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各以廂禁兵自困侵削

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虞統制統領總轄路鈐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縻厚禄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禁廂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乾隆御覽之寶
文章辨體彙選
十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十九至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髙鷹龍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論二十八

深慮論　明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于所忽之中而亂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盖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

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簒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

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邊塞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盖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于活已之子哉乃

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其二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逹其性使性安於我而無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吾之用心專且勞於是立為畜之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則將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

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法可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之天命可也苟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以起其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為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亡之主無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闇劣而其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已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斂衽而朝者乎故周之弊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乎法

漢唐之法駁雜而跡畧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即亂而亡故其弊在乎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罪守法之非人若秦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免於亂况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弊而亡者秦也隋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為天命秦隋漢唐雖為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夫有天下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為法

之過也世之為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猾詭偽盜竊之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内之獄不為少止豈為刑罰之不重哉俟其為暴亂貪猾詭偽盜竊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為也聖人之為法常治之於未為之先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肯為故為法者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為亂易曰豶豕之牙吉豶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其三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政矣以爲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

夫法之立豈為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已者以為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為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予

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為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即泊然無所復為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為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致于亂不如固守之為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之匱然善為寶玉計者匱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

弄之携之以示人抶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疊矣故國有治於跦畧而亂於過為之計過計者未嘗不笑跦畧者為愚而不知跦畧者為智之為智大也故用智之為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為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其四

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壅蔽天下之

禍常起於人所恃而出於意之所不虞其故何哉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有才恃之所生禍之所萃也匹夫持挺而立於賁育之前賁育變色而不敢動非畏之也不知持挺者之勇怯也使人號於賁育之門曰我勇蓋天下賁育則笑而殺之耳何哉真勇者固未嘗自恃其勇而驕人也聰明者智足以盡萬物之變才足以通萬事之要而心嘗歉然夸辭不出於口怵色不形於面以旁求於當世之人故能謀

者獻其謀有力者効其力凡一藝一能之士皆為之竭盡而不敢欺之以其所處者謙所求者廣而不自恃其聰明也夫茍自恃其聰明未有不敗於其臣者也蓋恃則自盈自盈則恥聞過恥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日狹矣見聞既狹於是奸諛之徒謬為卑諂以媚適將順之於內而竊其威柄妄行賞罰於外是國家之大權潛移於下而禍亂乗之以起皆自恃其聰明之過也唐德宗之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方其任二臣也自

以為聖賢相逢驩然共政而不疑其時雖告之以為壅蔽彼固以為妄言而不信矣孰知為計之愚適為奸臣之所笑哉然則其所恃以為聰明者乃愚之甚者也故人君不貴乎智而貴乎不有其智不貴乎才而貴乎不居其才不貴乎聰明而貴乎取衆庶之言以為耳目不如是而好於自用者未有不敗於壅蔽者也

其五

為國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作其好名喜

功之氣好名喜功之人守常之主之所惡而創業埀統之君所願得而樂用者也舉世之才未必皆賢未必皆足用善用人者拔一二於千百而使千百之人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此作氣之術也王良之馬豈皆騏驥哉當良執轡持車試之於郊徐之則徐疾之則疾萬蹄之蹶如一馬然非無駑劣不才者也雖駑劣不才者皆化而騏驥當其化也馬不知其筋力曷為而化而執鞭策日侍王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為何為而頓異也獨良知

之爾馬之材質得於天者已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能作其氣焉爾故以驥待馬則馬皆驥也以駑駘待馬則雖有善馬皆失其所爲善堯舜之世其人豈能素習行義而盡過於人哉所以作之者異也人有好名而强諫直諍者有好名而修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自有益於國言之取其有益於國斯可矣烏顧其出於好名哉善用人者因其所長而用之而不奪其所好彼好名也吾因而與之以名則天下之好

名而願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用矣彼喜功者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以立功能用兵則喜因用兵以立功能興禮樂理風俗則喜挾其所能以立功然使各盡其才而如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者之功也用一人而使喜功者皆至於國何損乎此之謂作氣之道不能用才者則不然恐人之好名而不肯假人以名恐人之喜功而不肯使其立功甚則抑挫之傾壓之使其氣消沮隕穫而不振然後授之以位於是百

職廢而天下無竒才百行隳而天下無善士非真無其人也不能作之而然也此其為術至愚為計至私非豪傑之主其孰能知之

治要論　方孝孺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於是寓革姦剷暴之意於疏緩不切之為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競然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鈇鉞而畏威未見鞫訊而遠罪潛修默改於閭

閭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為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為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為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祇天而懼帝者以未嘗被其誅殛而或被其誅殛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捽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挺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

視殺戮為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為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為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為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為之少衰人惟以死為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慎忌而不為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鶩肆馳逐於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

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纊冠素組玄冠縞武與坐之嘉石而畫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惰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鐵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之以不義其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説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為榮不能是為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於王庭而就刑于司冦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

固有類乎不急而為用至要甚微而為化甚愽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悅慕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為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興於孝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汙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虚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

為怒一以箠撻詬駡為怒自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為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為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箠撻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恒人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愧甚於刑及其身恥為醉酒者所輕笑也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為民所尊者加識別之行為人所卑者使不與恒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

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愧之則德患盡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為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為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為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於不得已而行於果不可不然也必能自重其身知罹乎法者為可恥而禮義之俗成矣夫尚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為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之以為跡而不

屑為難者重之以為高而不敢為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夫

崇化論　徐禎卿

夫治生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知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曷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亡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並進其道尚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尚羣陰惡紛障否之祲也故唐虞之世百辟維寅幽厲之世其臣好佞此

治亂之所由異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為本以忠慤為節以廉直為限以羞惡為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歎詠於羔裘者也若乃廉恥道喪國維殄絶汚恔交門邪曲黨媚詩曰如鬼如魅則不可測鬼魅並作國胡不亡故嚴正忠慤廉直羞惡此八者賢士所恃以守身明君所藉以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咸熙之治太平之祥可立致也方今世遭末季大道既隱俗尚貪利而惡貧苦喜趨競而惡守玄阿附成風固

禄吝寵依敝仍陋莫敢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狷廉夫秉憝則曰茸材毀蠧摘疵則曰昧體發奸正否則曰機擯賂鼠竇者有顯譽伐炎門者有幽黜巧容黙者有高爵善甘奉者有最考剥民脂者有肥膺沽軍功者有上賞問豪贓者有疾禍禁私利者有深訴豺狼載道狐鼠成羣梼櫟雜用瓦石同鳴教化隳頓仁義不明賢直發怒閭庶呻吟此皆國政之大蠧時俗之深痛也夫明者睹患於無形智者參慮於未萌易曰履霜堅氷至豈曰

無愆此衰遲之漸也夫時世消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位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可不愼哉且衰者盛之本也困者復之漸也天地之機生生不息而况於人乎若能補過反德滌穢布新砥礪道德之朴以弘教化之門熏貪鄙之穴隳彊右之垣崇鯁直之節斥同比之娸則大化流通四方爲極雖有稂莠良田之所不容雖有駑駟羣驥之所必踶尚何賞而不勸何摧而不伏何決而不行何塞而不止則伊旦之功不足準三五之

化不足為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堯舜之世不皆賢桀紂之世不皆愚禹臯用而天下之不仁者化矣崇侯婦寺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置醢則蚋生施飼則魚聚質染則化虫祝則似此物類相感之機也又何疑焉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禍在位也誠知夫邪正之機乃治亂之原不敢以不辨也

將難論　高岱

任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將也處天下之至難者亦莫如

將也將之難非其人之不易得也人不易得此君之難非將之難也亦非畏兵凶而憂戰危也畏兵而憂戰者庸將之難非材將之所難也賢將之難難于勢行也何謂勢行之難制之者之過也夫兵殺人之人也戰殺人之事也聚殺人之人而日習夫殺人之事非猛悍勁鷙之士不能而猛悍勁鷙之士不可以文法繩拘也君之將將與將之將兵同要當勵其無畏之心而作其敢為之氣雖欲防範而羈絡之亦惟潛制其要機而黙握其

微權不可多為之法而縻縶之也令任將者其未講于此乎古稱善將將者莫若漢高帝漢高之將莫如韓信然而帝之用信也隆之以築壇之拜授之以上將之符當時未聞有監軍之使也未聞有統制之帥也未聞有參謀之設也未聞有文簿之稽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勝不獻捷敗不告衆惟要其後而責其成故信得以罄材畢力而開數千里之地也令之任將有能若是否乎令之總制提督之臣非所謂將也乃所以監將也將也

者親旗鼓而臨行陣者也今之將得無難乎帥之以統帥糾之以憲臣給餉有使紀功有官將之見此數臣也尊者長跪而庭謁次者側足而傍趨屏息而不敢言曲躬而不敢舒安得如亞夫長揖于天子之前者有之則以為跋扈不恭矣彼鷹揚之才彪虎之士其何堪于此乎然此特論其禮制之難耳夫天子有必私之將將軍有必私之士私士者何啖之以賄耳夫兵之精者非必廉介而忠義也要皆豪俠貪縱之徒如古刺客者流見

利而許之以身感恩而酬之以命此非厚賞不可購也將有餘貲以多購死士是故能倡三軍之勇而收陷陣之功令則一金之出入必有記驗一士之糧餉必有稽實大臣之行邊憲臣之按地則又索其遺利計其羨餘錙銖不漏矜為紀功前既有然後當益甚則邊將者又何饒而致死士之多耶是拔犀虎之牙角而翦鷹揚之爪羽也何望其惴獸而搏禽乎不知李牧在邊市租不入閉城享士日貲牛酒是皆安所仰乎然此特論其勇

士之難耳兩軍既薄旗鼓相當士出百死一生以摧強敵幸而斬首執俘是亦身命之所博也將臨陣而見當不踰時而賞之然將不可專也使裹糧走數百里而上之統帥統帥不得專也獻之紀功紀功不自驗也付之委屬奔走于道路之間伺候於公府之門趨伏於庭臺之前取決於吏胥之口彼皆豨縱豕突之士也其何能僕僕怒其稽緩詆其欺罔兵雖精抑何利此而殺敵也此猶論士卒之難耳攻戰之進取必有期會勝敗之形

勢必有關白首級之多寡必有文籍行陣之左驗必有姓名血戰之餘未遑救危扶傷而將且亟呼吏士趣治文移甲冑之人不閑刀筆一有舛誤則彼此會勘甲乙參決使以文法繩其主將未録其尅敵之功而先治其欺罔之罪嗚呼武夫沫血于戎馬文吏指摘于簿書死士轉鬭于彊埸逢掖闊談于庭署雖有折衝之略報國之忠幾何不摧撓而悔恨乎此魏尚之辱周勃之恐李廣甘刎首之慘少卿忍降敵之羞而不堪對文法之吏

也嗚呼虎豹之雄責之使俛首而就羈絡隼鶻之悍約之使戢羽而就樊籠雖黃帝不能必其將櫜苴不能要其士也必欲羈絡之則馬牛而已必欲樊籠之則鳧雛而已將安用乎此皆制之者之過而將之所以難也故自古承平之世鮮克蕩定之功而顛蹶之秋每著驍雄之略豈豪傑多生於亂世乎大抵承平則束于條例之繁多顛蹶則不暇為文法之瑣瑣也漁陽鼓聲方震而二十四郡竟無堅城完顏敗盟南下而兵渡黃河若履

平地當時豈無廵遠李郭之材張韓劉岳之將乎束于手而恥當其任牽于文而不究其施曁其顛沛流離委之于兵而不制其柄則數子者亦表表自見矣國家已已之變邊徼蕩然既而于謙社稷之功石亨摧陷之畧亦非異代之人也使以平世之法律之則諸將者亦救過之不暇矣而何成功之有乎哉或曰法制之立所以防倒持之患而弭尾大之憂此則慮之過矣傳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將嚴擇任于委用之初而不當多監

制于既用之後也嗚呼無陳平之謀蒯通不能移韓信之志無盧杞之譖朱泚豈能連懐光之兵狶布之反漢藩鎮之叛唐非其監制之少而文簿之跡也必欲過為之防亦不過如吾所謂潛制其要機而默握其徵權耳何至若今世之瑣瑣乎如使彼誠欲叛又豈瑣瑣者可得而制也

論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夏言

善御者必有所縱也故人主之權無所不御而有時乎

不御人臣之義無所敢專而有時乎專則惟將為然矣且夫三軍國之太阿而持以予人顧何可以不御哉蓋賢主之任人疑則勿用用則弗疑而况軍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關矜之愈重則任之宜益專任之益專則縱之宜益甚此將軍之時也胡可制也時不可制則吾以縱為御縱不可常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在矣故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讀者不察以為賢主之任將徒不御之而已而不知不御之說此賢主之所施於

能將而非所槩施于他將者也能而後不御不能吾將御之矣然則將兵之權常在將而將將之權常在君所御大而所不御者小故主將一心而三軍齊力勝不亦宜乎世之爲君謀者曰持大兵者如持盤水正傾在俯仰一致蹉跌求止不得奈何其弗慮之且兵卒多則有弱幹之患張弛擅則有尾大之虞勲名盛則憂其難制統轄久則懼其難收刁間之愛貴奴也舉其背與之以求什一之利則持籌而計之必使盈縮在手而後能使

豪奴自饒而盡其力況捐千百萬之衆而出之千百里之外而無可御哉故為君謀者其說常在御則善謀忠計也為將謀者則不然曰將貴專威兵貴合變握三軍之號令而受命于中制則不專制一時之利害而計定于千里則失變故明君必假之以建威之勢而與之以制變之宜世主不達斯義一切以鈐制束縛之術施之此荀林父敗績于邲郊李廣刎首于絕塞子儀失相州之利曹彬損北伐之威而忠臣志士所為扼腕而太息

也御之亦何益哉故為將謀者其說常在于不御則善謀忠計也孫子大將也持不御之說不可以適人主矣雖然孫子固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非謂凡將皆當不御而凡不御者皆勝也故知明主之權未嘗不予人而未嘗不重予人予其所能者而靳于其所不能者則御將之道已夫能豈易言哉衝陷折關者槩之沉毅或不足不可謂能智畧輻輳者程之勇斷或不給不可謂能智勇出衆者本之忠義或不固不可謂能何者其材有

所偏而其志有所可奪也故夫任將者試之以五材律之以五慎觀之以十過稽之以八証而將果能矣于是有避殿之召有告廟之儀有登壇之拜有分閫之任凡以為能將尊也操斧而授之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操鉞而授之及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凡以為能將專也是故戰守異用不撓其機衆寡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期會賚賞易施不問其出入毋以盈庭之議而間帷幄之密謀毋以懸億之言而淆當

機之定算凡以爲能將寬也鼙鼓金鐸聽有所不聞而非壅也懼多言之亂聽也旌旗麾幟明有所不見而非蔽也懼多指之亂視也凡以爲能將信也如是故將權一將權一故上足卬上足卬故下可用是故無天於上無地于下無君於後無敵於前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從而從横而横惟吾所裁而他無所顧慮焉是以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口無還令事無嘗試師一出而四夷慴白刃不畢拔而天下服也人見其圖制無疆康

正八極以為將之功如是而不知君固有以縱之人見君之縱之如是而不知將之能固有以當之也葢古稱善將將者莫如漢高光武高帝之于韓信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未聞有殊一方畧異一謀議者而馮異專制關中光武推赤心而置之腹君臣父子之諭懇懇然發于至誠彼二將者安得不殫智畢力報國士之遇而赴功名之會哉然有縣矣絳灌諸公帝未嘗遣將將雖或特遣未嘗不禀受成筭而獨于信則不御信之能也東

漢諸將往往皆中繩墨歸節制無飛揚跋扈之態而有戡定禍亂之畧光武之不御固宜矣夫御之為言以馬喻也詭御泛駕之馬不得解羈馽解即弗制有騏驥馬一日且千里令其乘風馽之安得乎故以凡馬之御御騏驥不可望其必至以凡將之御御能將不可責其成功是在人主辨其能而已矣吾獨怪世之妄庸人挾其無能之技而責人主以不御之禮夫跛鱉蹣跚人誰羈之而以銜駕為解胡不反視其能也抑此非奇理異論

天下之恒論也桓公任管仲人請事焉公一則曰仲父再則曰仲父人曰君亦耳而目之乎公曰吾既得仲父矣而復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亦能而不御之說也夫任人盡然而何疑于用將也

皇明土官志論 鄭曉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兵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婿與妻皆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

謹天順八年三月上西宮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勘奏與冠裳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甲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隳廢嘉靖九年間皇帝斟酌情理曲為條約稍復祖宗之舊令攷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驛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一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隸或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

權攸寄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廵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禕秉義捐軀傅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戢恵戢梅思祖張紞繼膺藩屏平徭均賦彊土稍開顧其人標悍不得已因俗為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强獷鎮南蒙化順寧雲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劑為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麓川虛耗中土孟

養曲狥奸宄正統迄今益復反覆況投官非人刑法好貨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達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南羅施鬼國國初靄翠宋欽歸附乃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威懷有方稍稱馴順其壤地聯絡衝冐掣肘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譏搆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彊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咸

據湖南古巫黔中地(闕)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峒險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强雄脅諸司自宋迄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慘於劇盜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溱統御嚴飭頗稱戢歛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永寶之憂豈有苗蠻也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苗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

山出沒剽奪西寧梧藤諸屬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洞為孽則北連武崗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為夷巢冦竊無虛日矣至於右江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思田吏强姚鏌劉則黷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爾四川山包劍棧水鎖瞿峽襟帶擁束足稱天險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獖欲其馴順是在調擾龍州為松播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顧其內

黨日堅數啓隙亂脣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叙瀘之間宜有機權攜其醜類若乃碉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凡西南蠻僰猺獞之地西起巴東牂牁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粤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尚功賞過濫拊懷失策雄圖自窘狡窟益深矣況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

以功解種憂釀禍蔑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蕃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湟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闢國陋於綏人曲防窘於曠度苟醜類自擭飽暖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警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綱頹中外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鄰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聞錢穀之輸

一切報罷而又餙武事於將帥修文德於廟堂猾亂之憂斯其鮮矣

仇香化陳元論 李攀龍

慨自漢室不綱德化莫振權奸肆其羽翼貪暴恣其鱗甲民生斯世若猛虎之苛者歲無寧日嗚呼元元黎庶何不幸耶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又慮君不能以獨理立之臣以代君而治之身其職者盡思曰民生至艱民命至重慎無嚴刑峻法以徵怨我百姓也於是

乎為之明其倫理為之長其恩愛俾翺翔鼓舞於化國之澤其間若緡蠻不靈逸居而近於禽獸作不祥以横行家庭者行且薰陶而革之噫必如是然後體上天愛民之意而無媿於代君治民之責也嘗觀仇香之長蒲亭陳元不罰而化是何修何營耶香之語奐者曰鷹鸇不若鸞鳳乃知香之所以治民者固有在也夫皇祚陵替由質而桓馭委其轡馬駘其御居帷幄操國柄者赫赫乎豸豹之飾也果能為漢天子鳴和鸞於皇路邪分

邦寓佩璽綬者昂昂乎鷺鵷之服也果能為漢天子樹爵叢於生靈邪曰以鷹鸇刑威督責天下而天下之人籠絡於刑威中亦視之如鷹鸇之擊而凛然不敢犯獨香以鸞鳳之治治之豈無見哉彼見其民心至愚而神雖椎埋屠狗之夫極其鷙悍而莫顧者亦未必無乳哺之念特不敎則不興不觸則不動也吾敎之使興觸之使動則懐家人母子之愛而樂吾在上者德政之寛猶之鳳凰覽德煇而下之人莫不慶休瑞之至也是故元

之不孝能肆於香未為蒲長之時而不能肆於香既為
蒲長之後良其鸞鳳之治有以興動其心也不然數十
年元惡不悛一朝而改圖之豈區區尚刑法者所能變
哉故為鷹鸇之治者可以革民之面而不可以革民之
心為鸞鳳之治者可以懲民為惡而亦可以勸民為善
以此較彼孰得而孰失邪夫小人閒居為不善見君子
而後厭然豈君子有刑威以制之而小人故消沮閉藏
之若是也葢所為之不善恥於君子相形之際而恥之

必思厥之矣夫元之不孝正閒居為不善類耳不有抱鳳德之君子而徒欲以鷹鸇之威攻擊之將何時而悟哉此香之化元非少鷹鸇之志也思自附於鸞鳳而不為之也自元之一家被香之德化而篤於孝慈則由是而鳴至治於國遍蒲亭皆孝慈也由孝慈而推之則兄弟有恩鶺鴒在原矣夫婦有別關關雎鳩矣朋友有信鳥鳴嚶嚶矣化一人而蒲亭化與一人而五倫明孰謂鷹鸇之治得與鸞鳳同日語哉噫寵有一錢之受寬有

蒲鞭之示彪有賈父之稱香有鸞鳳之志此數子者其功勳在漢郡邑其德澤在漢吏民而其姓氏載之於循吏之編豈虛也哉嗚呼有循吏無明君雖得寵寬彪香輩布其德澤而貪殘者烏集以搏噬而逞其爪牙如生民何譬之孤鳳鳴於衆梟之中何以勝惡聲之鬬也又其甚者梁冀雖除五侯猶熾是前拒虎而後進狼矣又其甚者寵豎作威名賢禁錮是築鴟棲而毀鳳巢矣卒之雌雄莫知而柄落於虎視之手猶烏鵲之畏多風也

去高木而巢扶枝自以為得所之安然大人過之而探其鷇嬰兒過之而挑其卵故漢桓靈之治天下其烏鵲之治與

圖事論　屠隆

古今人圖事不成者大都田幾露于不密事敗于輕舉禍成于少斷變激于太苛智緩于先著患生于所忽幾事不密未成先露人得為之備我計未行彼謀先發一也天下之事必量彼我審才力相事機然後謀不輕發

發而必中若力不敵時未可輕于一逞取敗之道二也
乗機邁會反掌禍福呼吸存亡當如迅雷激矢使人不
及隄防一舉事濟乃狐疑猶豫當斷不斷我未及逞彼
反制我三也誅討罪人法止加于有罪刑宜正于渠魁
威行鉏奸恩覃解網斯事體安而人心安若株連蔓引
草薙禽蒐必盡滅而後朝食計無復之獸窮則鬬天下
之變往往以此激成四也或權有可借或人有可使我
不能先據其處反為敵人得而用之而我乃束手待斃

五也功成事定之日尚當慮後防患永作良圖乃云大事已定無能為也而高枕肆志氣盈意得不復設備或意外之變猝起肘腋盡喪前功一跌不救六也歷觀古今人圖事不成或成而旋敗者未有不由此數端者也當事者其慎之哉

都論　郭子章

古今論形勝之都曰秦曰洛而洛不如秦則自漢以來言之婁敬説漢高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

易以亡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㮣秦之故此搤天
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張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
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阻三面而易守敬說是漢竟都
關中二百年而王莽篡宋藝祖欲都長安晉王諫曰在
德不在險藝祖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
兵都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宋竟都汴百五十年
而徽欽北議者謂洛不如秦似矣顧辟雍之詩曰考卜
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則周之都鎬卜也

周書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則周之都洛亦卜也夫周卜鎬西東南北無思不服矣而復卷卷營洛者豈知其子孫必將東耶鎬距秦只當其時胡不卜秦而卜洛耶舍秦營洛周公未為無見不徒專恃其德已也周歷八百都洛五百豈洛之王氣或加于鎬秦耶微獨周也都秦者西漢二百餘年唐二百八十年秦隋俱二世亡其長短之數可睹已都洛者東漢百九十五年魏晉百年唐

末徙洛至宋靖康在汴洛間二百二十年拓跋完顔又百年其長短之數又可睹已則洛何以不如秦哉夫秦天下之首也洛天下之腹也首之為體尊而腹之受大其可以都一也明興定都金陵似若鎮六朝之舊洪武初營汴為北京則亦周公意也末年東宫營秦則亦婁敬張良藝祖意也而卒不果豈天將以待燕耶成祖之營燕也當時臺諫交口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豈不以燕為金元故都非中原之都乎豈不以金祚僅百年

元祚不盈百年非宜都乎益未識上意所屬也成祖曰北平之遷與大臣容計數月而後行令其所容計者即不得聞以愚度之其說有四燕非金元始也周為名公封國由名公傳丹喜歷四十三世九百餘年眎周歷且過之宜遷一古享國長久者慮不遷都商始亳遷耿遷相周始鎬遷洛漢唐始秦遷洛宋始汴遷杭然皆廹於兵戈禍於彊敵不得已而後去故靖難之後因而遷徙亦以為子孫長久計耳宜遷二西漢起漢中都秦東漢

起南陽都洛唐起太原都秦宋起宋州都汴元起開平都燕明太祖起鳳陽都吳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還三天下之禍莫烈於蕃吾令子孫自當之庶幾四海豪傑輻湊都下足與蕃角宜還四成祖密計或不出此四者彼書生之見豈足以達英雄之畧哉雖然蕃寇偶一邊垣正統已巳之變嘉靖庚戌之突可鑒也漕河僅一衣帶水元人海運之制托克托水田之議當講也果兵足以制敵食足以自固則太行易水之間即國家億萬禩

無疆之宅也又何必問秦洛之雄弱哉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十九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二十

明 賀復徵 編

論二十九 文論

魏文帝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

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盖君子審巳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詞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員扇橘賦雖張蔡不

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于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

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盖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慴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

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文章流別論　晉摯虞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勲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

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劉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

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黄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文章論　唐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

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詔命惟蘇廷碩敘事之外自為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輕重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逮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

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扵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髙者葢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或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扵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為獘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扵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予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

以為靈物也予嘗為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抒抽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荀卿論　宋蘇軾

嘗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

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顔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

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

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此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扵絶滅而不可攷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歴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

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茍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莊周論 王安石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

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

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絶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古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盖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

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
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說比者
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正也矯之過則歸於枉
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
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
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
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
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

意而以異於儒者為貴悲夫

論文　明蘇伯衡

尉遲楚好為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

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湖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

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凈也如大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

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劒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礲雕琢也將焉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三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也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

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䰟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邱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僴焉無難能者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二十